

古代小说文献简论丛书

主编/侯忠义 安平秋

古代小说版本简论

欧阳健/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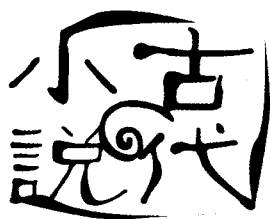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古代小说文献简论丛书

主编 / 侯忠义 安平秋

古代小说版本简论

欧阳健 / 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古代小说版本简论 / 欧阳健著. —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05. 5

(古代小说文献简论丛书 / 侯忠义, 安平秋主编)

ISBN 7 - 203 - 05266 - 4

I. 古... II. 欧... III. ①古典小说—版本—研究—中国 IV. G256. 2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6742 号

古代小说版本简论(古代小说文献简论丛书)

著 者: 欧阳健

责任编辑: 莫晓东

出 版 者: 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 - 4922220 (发行中心)

0351 - 4922208 (综合办)

E - mail: Fxzx@sxsccb. com (发行中心)

Web@sxsccb. com (信息室)

Renmshb@sxsccb. com (综合办)

网 址: www. sxsccb. com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

人民印刷分公司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18. 875

字 数: 486 千字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版 次: 200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0. 00 元 (全套) (每本 8 元)

版权所有

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

负责调换

卷之四

醫藥

卷之四

商	商	商	商	商
下	下	下	下	下
商	商	商	商	商
商	商	商	商	商

道光庚戌年

閨孝女傳

藏德堂鐫

图二

同治五年新年刻

周公擅卜神通卦

繡像陰陽
開法傳

桃花女破解壓魂符



图三

三 合 劍

道光戊申新鑄

繡像第十才

子書經綸堂梓

嘉慶己丑年重鐫

瑞凝堂梓

紅樓夢

是書原名紅樓續夢因坊間有續紅樓夢
及後紅樓夢二書故易其幀曰紅樓重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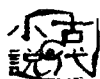
萬曆甲午季秋月書
林瓊峰堂余文台楷

新鐫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傳評林卷之二十五大尾終

图六

光緒四丰歲次
戊寅孟秋校字

图七



目录

一	古代小说的文本与版本	[1]
二	古代小说的搜访与鉴定	[24]
三	古代小说的书名与分卷	[41]
四	古代小说的祖本与别本	[61]
五	古代小说的简本与繁本	[70]
六	古代小说的原本与补本	[84]
七	古代小说的抄本与印本	[109]
八	古代小说版本与数字化	[124]
	主要参考书目	[128]

一 古代小说的文本与版本

说起古代小说版本，青年人往往不感兴趣。他们看重的是“文本”，以为应从人物形象、情节结构去诠释作品，管它是抄本印本，还是简本繁本！

其实，这种对版本不知不问的事，古人亦尝有之。叶德辉（1864—1927）曾说：“同年友某尝与吾笑谈，谓平生不知板本，但见其书有字即读。”（《书林清话》卷一）为什么“但见其书有字即读”，只知“文本”不知版本会成为问题呢？

让我们到图书馆去看看吧。假定你要借一部《水浒传》，会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的《水浒传》竟有三种不同的版本：1952年出版的《水浒》，七十一回，结尾一回是“梁山泊英雄排座次”；1954年出版的《水浒全传》，一百二十回，结尾一回是“徽宗帝梦游梁山泊”；1975年出版的《水浒传》，一百回，比《水浒全传》少了第九十回至第一百十回，即少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。你再到古籍部找到七十一回本的底本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，发现它只有七十回，最后一回不是“梁山泊英雄排座次”，而是“梁山泊英雄惊噩梦”！

《三国演义》的不同版本，“文本”也有很多不同。如关羽之死，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只有短短几行：“时五更将尽，正走之间，喊声举处，伏兵又起，背后朱然、潘璋精兵掩至。公与潘璋部将马忠相遇，忽闻空中有人叫曰：‘云长久住下方也，兹玉帝有诏，勿与凡夫较胜负矣。’关公闻言顿悟，遂不恋战，弃却刀马，父子归神。”叶逢春本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》却写了关公被擒的经过：“时五更将尽，正走之

间，喊声举处，两下伏兵皆用长钩套竿，一齐并出，先把关公坐下马绊倒。关公身离雕鞍，已被潘璋部将马忠所获。关平总知父已被擒，火速来救。背后潘璋、朱然精兵皆至，四下围住。孤身独战，力尽父子皆受执。”然后又详叙孙权自引诸将到临沮，力劝关公投降。关公大骂不从，遂与关平一时被害。

《红楼梦》不同版本的“文本”差异，比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还令人烦心。如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庚辰本第六十三回，大写宝玉命芳官改装，“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，露出碧青头皮来”，还说：“芳官之名不好，竟改了男名才别致。”便叫他“耶律雄奴”。大家学着叫，甚至叫出“野驴子”来。这多出来的一千多字是程甲本所没有的，于是便出现了“两种《红楼梦》，两个贾宝玉”的奇异现象！

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是古代小说的精品，其“文本”由近百万汉字构组而成。施耐庵、罗贯中、曹雪芹调动这百万汉字，魔术般创作出有无穷魅力的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和《红楼梦》。如果没有一百万字，当然不会有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；如果不是使用“这些”汉字，并运用“这种”方式构组了“文本”，也同样不成其为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。可见，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的“文本”，是以版本的形态存在的。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：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有许多不同的版本。也就是说，世上存在着不同“文本”的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。如果你是爱思考的人，一定会提出这样的疑问：哪一种版本是真正的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呢？这时，你实际上已经接触到版本问题了，且到了不解决就难以顺利阅读的地步了。你还能“但见其书有字即读”，只管“文本”不管“版本”吗？

二

版本是一定历史和一定文化的产物。远古时代没有文字，没有书籍，自然也没有版本。文字发明以后，人们为记事记言，传情达意，便“书于竹帛，镂于金石，琢于盘盂”（《墨子·兼爱》）。简策和帛书可以有内容相同的复件，于是便有了版本问题。汉代刘向（约前 77—前 6）受诏校书，他收集了各种竹简书写的书，如“中书”、“外书”、“太常书”、“太史书”、“臣向书”（即他自己抄的书）、“臣某书”等，用来互相“雠校”（“雠”是“仇”的古体字）。他在《别录》中说：“雠校：一人读书，校其上下，得谬误为校；一人持本，一人读书，若怨家相对为雠。”据载，刘向“皆先书竹，改易刊定，可缮写者，以上素也”。（《太平御览》卷六百零六引《风俗通》）先把校对后的文字写在竹简上，等定稿后方誊写在素帛上。1972 年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，有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孙臆兵法》等兵书。用这批竹简校勘现今存世的《孙子兵法》，可以改正不少文字上的错误，还证明了在《孙子兵法》之外，确有《孙臆兵法》一书。这一结论解决了文献学久悬不决的疑案。1972 年至 1974 年，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，有两种《老子》的写本。它们不仅文字与现行本不同，还把“德经”放在“道经”之前。这些事实充分证明，古代的简策和帛书都存在版本问题。

但版本之成为读书人的大事，乃是在雕版印刷术推行以后。叶梦得（1077—1148）《石林燕语》卷八说：“唐以前，凡书籍皆写本，未有模印之法，人以藏书为贵，不多有，而藏者精于雠对，故往往皆有善本。学者以传录之艰，故其诵读亦精详。五代时，冯道奏请始官镂《六经》板印行。国朝淳化中，复以《史记》、《前后汉》付有司摹印，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，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。学者易于得书，其诵读亦因灭裂，然板本初不是正，不无讹误。世既一以板本为正，

而藏本日亡，其讹谬者遂不可正，甚可惜也。”叶梦得的话，道出了雕版印刷的两重性。若就其负面影响而言，同一种书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区刊印，每道工序都可能产生错误，就使版本问题日益严重起来。据陆游（1125—1210）《老学庵笔记》载，某教官出了一道《易》义题为：“乾为金，坤又为金，何也？”诸生被弄得莫名其妙，乃怀监本《易》至帘前质疑。原来《周易》的原文是“乾为金”、“坤为釜”，教官用的麻沙本把“釜”字错刻成“金”，自己不加校勘，反出题去考别人，岂非自误而误人？

什么是版本？专家们的说法不一。张舜徽先生说：“‘版’的名称，源于简牍；‘本’的名称，源于缣帛，是确无疑义的了。后世因合二者而连称‘版本’，用为书册的通名。自从有了雕版印刷术以后，许多人习惯用版本二字作为印本的代称。”（《中国文献学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）除了“印本的代称”说，还有施廷镛先生的“写本与刻本的合称”说（《中国古籍版本概要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）、顾廷龙先生的“一种书的各种不同的本子”说（《版本学与图书馆》，《四川图书馆》1978年第11期）、姚伯岳先生的“一部图书的各种实物形态”说（《版本学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）等。崔富章先生《版本释名》一文，批评张舜徽先生“分释‘版’、‘本’二字，简单相加，把附加式合成词当作联合式合成词，更难免‘穿凿为训’之嫌”。他以为在雕版印书之前，书籍都是手写的，统名之曰“本”；“本”之前附加一个“版”字，表示这部书籍不是普通的“本”，而是经过雕版印刷的“本”。“版”是修饰、限制“本”的，“版本”是附加式的合成词，它的本义是版印之“本”（《浙江大学学报》，2002年第2期）。

版本是“附加式合成词”还是“联合式合成词”？这个问题的提出，有助于版本理解的深化。从现象看，读者接触到的是制作完成的“实物形态”。在这个意义上的“版本”，确是指版印之“本”，是附加式合成词。但如果把“版本”等同

于“版印之本”，无异于抽掉了版本的丰富内涵。必须看到，一种书之所以形成不同的“本”，关键在“版”上。“版”指印制书籍的雕版，一般选用梓木、梨木、枣木作为材料，所以才把刻书称为“付梓”、“梓行”、“付之梨枣”；用雕版印刷后装订成册的书，才是“本”。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江苏巡抚丁日昌严禁淫词小说，“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，及未印版片，一律赴局呈缴”，把“未印版片”与“已刷陈本”区别开来，就是鲜活的例证。从事物发生的情理看，是先有“版”，后有“本”；有什么样的“版”，就有什么样的“本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版本”应该是“联合式合成词”。

学者讲究“版本”，是既讲究那“本”，更讲究那“版”的。版本外观形态的差异，首先就体现在“版”上。版框的大小，边栏的单双粗细，书口的白黑，鱼尾的单双，正文的行数字数及字体，都取决于刻工所刻的“版”。版框高而宽的，印出来的本子大，称为“大本”；版框短而窄的，印出来的本子小，称为“小本”。小本便于携带，可装在巾箱里、藏在怀袖中，称为“巾箱本”、“袖珍本”。行疏字稀的本子，字大，称“大字本”；行密字紧的，字小，称“小字本”。由善书法的人写样上版的，称为“写刻本”；巧手精刻的，称为“精刻本”等等。要之，从物质形式着眼，无论版式、行款、字体、刀法，都莫不与“版”密切相关；而与“本”有关的，则无非是墨色、纸张、装订数项而已。

从版本的命名也可证明“版”比“本”重要。如用“版”的时代命名，有宋刻本、元刻本、明刻本、清刻本等。再细分，明代有嘉靖本、万历本、天启本、崇祯本等，清代有顺治本、康熙本、雍正本、乾隆本等。用“版”的地域命名，有浙本、蜀本、闽本等。再细分，浙本有杭州本、婺州本、绍兴本、金华本等，蜀本有成都本、眉山本等。用“版”的主持者命名，有官刻本、家刻本、坊刻本。再细分，官刻本有中央机关的国子监本、内府本、经厂本、武英殿本，地方机关的府学本、州学本、县学本、书院本、官书局本等。坊

刻本就大者而言，有金陵坊刻、建阳坊刻、北京坊刻、苏州坊刻、杭州坊刻等。落实到具体的书坊、书林、书棚就更多了。单是刻印小说的书坊，韩锡铎先生《小说书坊录》就列出了1507个。而从“本”的角度命名，则大多是出于不得已。如本子造成残缺，不知其时代地域，只好称为“残本”；用不同版本的残页配成完书，只好称为“配本”；某版本流落在某位藏书家手中，或藏于某图书馆中，只好称为“××藏本”等等。只有极少场合是为了张扬“本”的价值，如某一本子世上流传极少，称“稀本”、“罕本”；硕果仅存，称为“孤本”等等。

版本研究就其终极指向而言，着眼点是不同本子的异文。看重“文本”的现代读者尤其需要明白，文字的差异首先来源于“版”。不了解古籍制作的工艺流程，就无法解释复杂的版本现象。同一种书有原刻、重刻、翻刻、转版的区别，每重刻一次，内容都会发生变化：对原本进行增补，成为“插增本”；加上批点，成为“批点本”；添加图画，成为“绣像本”等等。这些都发生在“版”的阶段。时代、地域、刻印者的不同，是导致版本差异的决定因素；主持者素质态度的不同，是造成版本优劣的根本原因。

不同的“版”会导致不同的“本”，这是不难明白的。用同样的“版”印出来的“本”，是否就完全相同呢？也不一定。一副书版刻成后，先用蓝色或红色印几部样本供校正之用，称“靛印本”和“朱印本”，字画清晰，却可能有未改正的错误。正式开印的第一批书籍，称为“初印本”，字迹锋芒棱角，比较清晰完整。印到后来，由于雕版质地的关系，字迹锋芒逐渐被磨损，甚至出现断版裂版情况，这种本子，称为“后印本”。一副雕版放置多年，出现腐烂虫蛀、残缺丢失现象，历经修补拼凑，字体版式不一，这种本子，称“递修本”，还有“邇邇本”、“大花脸本”之类。照旧本版式依样翻刻，称为“翻刻本”；另行刻印，称为“重刻本”，这种刻本与原刻本的差别就更大了。